

# 磨出的年味

腊月到，那石磨悠悠转动的声音，穿过岁月的雾霭，在记忆深处，愈发清晰。老灶房里氤氲的雾气，母亲温婉的叮咛，伴着儿时年关的醇厚温情，一起涌现在眼前。

我的故乡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。记忆中，一年的最后几天，年的分量便实实在在地压在石磨的台面上。石磨在灶屋角落，平日里也偶尔转动，吱呀声短促而稀疏。唯独挨近年关的几天，它才彻底苏醒，昼夜不停地欢歌，成为一家人忙碌的中心。

年关将近约一周的时间里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先磨豆腐。母亲会在前一天就拣选好田坎豆，盛放在木桶里浸泡，浸泡后的豆子金灿灿、胖嘟嘟的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灶膛里的火苗就“噼啪噼啪”地笑开了，那是母亲早早地准备早饭和为推豆腐加热水的声音。我们四兄妹也先后被妈妈叫了起来，围在灶屋里叽叽喳喳的，像一群觅食的麻雀。

准备停当后，我们开始磨豆腐。大姐负责添料，一勺豆子一勺清水，节奏稳得像心跳一样。我排行老么，和二姐一左一右扶住磨搭杠，吃力地推拉。这时，母亲的手从身后搭了上来，温暖而粗糙。

“莫慌，站稳身子。”母亲的声音压过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，“两个人心要齐，劲要同向同行，用力要均匀。步子一前一后站稳当。”她让我们先试着推两圈，寻找那看不见的圆心。“看，磨搭杠钩是直的，但走的路却是圆的。劲往一处使，磨子才走得圆溜。”

起初，磨杆推起来又涩又沉，像在搅动一大块生铁。没过半袋烟的工夫，我就开始觉得累了，身子不知不觉伏在了磨杆上，只是上半身装模作样地前倾后仰，却不肯好好使劲。“二姐，你推得太快啦！”我喊着嘴嚷道，眼睛悄悄往母亲那儿瞟。

话音还没落，二姐忽然身子往下一沉，磨杆顿时重了许多。“哎呀，我也没力气了，真的一点儿也使不上劲了。”她眨着眼睛，那样子又可怜又好笑。

大姐从添料的位子探过头，忍着笑说：“小弟，你这叫‘出工不出力’。再偷懒，今晚的豆腐脑——”她故意拖长声，“可就没你的份了。”我一听，赶紧挺直腰杆，嘴上却还逞强：“那……那我要吃两碗！不，三碗！”二姐柔声接话：“那你好好推，推五十圈算半碗，行不行？”我眼睛一亮，真的数起来：“一圈、两圈……大姐，这够一碗了吧？”那副认真的神情，逗得大家都笑了。母亲也不揭穿，只是含笑摇头，偶尔提醒一句：“脚站稳当，别光数圈忘了手上用力。”

石磨的声响就在这嬉闹中渐渐匀净起来——“隆隆”作响的磨盘声，宛如远方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

传来的闷雷；“吱呀呀”的轴响，恰似悠长的背景音符。雪白的豆浆“嗒……嗒……”地滴入木桶，那声音清脆而明快。

热气从磨盘缝里钻出来，裹着生豆汁清冽的微腥。我们推着磨，身子随着磨杠前倾后仰。额头沁出了汗，手心却暖了起来，心里也跟着踏实了。那时，我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只觉得对年节的所有期盼，如新衣裳、压岁钱、除夕夜的灯火，都融入那乳白的浆液之中，变得真切而温润。

磨完豆子，洗净石磨，便轮到磨汤圆面。糯米早已浸得透软，手指一捻就化成白浆。推糯米是另一番感觉，磨身明显加重，响声却变得细腻，“沙沙”的，像春蚕夜里啃食桑叶。

推糯米的时候，我偷懒的花样更多了。先是嚷嚷要比赛谁推得快，自己猛推几圈后就捂着肚子喊“要歇会儿”。歇够了，又凑到二姐旁边说：“二姐，我帮你数圈吧？你推10圈，我接着推。”二姐好脾气地应道：“好，你数着。”我就一本正经地数起来：“1、2、3……哎，二姐你说，除夕夜我们要怎么要！4……”气得二姐笑着捶我：“数就数，还打岔！”我也不躲，反而把头往她肩上蹭：“好二姐，再推10圈就歇，我保证。”要赖的模样让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有一回，我推着推着忽然停住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你们听，磨在说话！”大家都静下来，我贴着磨杠轻轻说：“小弟累了，该歇啦！”大伙儿愣了一下，随即笑成一团。大姐戳着我额头：“就你鬼点子多！”我也不恼，嬉皮笑脸地重新推起来，这回倒推得又稳又匀，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。母亲在一旁看着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，那笑容像冬天的暖阳，照得人心亮堂堂的。

洁白的米浆顺着磨槽缓缓流下，母亲勾一点点生浆，在指尖捻开，对着窗光细看：“匀，透。今年汤圆肯定糯。”那白色纯粹干净，像是能包住所有红糖、芝麻的甜。我们在这周而复始的转动里，你追我赶，互相逗趣，偶尔的小争执也很快消融在石磨悠悠的吟唱里。那种安宁而专注的时光，仿佛连时间本身也被磨得细腻绵长。

最后一勺糯米落入磨眼时，阳光斜照进门槛，给每个人汗湿的额头和飞扬的发梢都镀上一层茸茸的光边。我们瘫坐在小板凳上，看母亲把雪白的米浆用布袋吊起来滤水。我蹭到桶边，用手指蘸了点生浆



# 黄葛树

人文

尝，立刻皱起脸：“唔，没味道！”大姐轻拍我手背：“馋猫，这是生的！”我吐吐舌头，溜回二姐身边，把头靠在她肩上，没一会儿就眯起了眼。二姐也不推开，只是轻轻挪了挪，让我靠得更舒服些。母亲回头望向我们，眼角细纹漾开笑意，那疲惫却满足的神情，成了我日后于繁华中再难寻觅的、关于“家”最确切的模样。

石磨悠悠转动的岁月里，被研磨的不只是五谷杂粮，它将清贫的日子打磨出醇厚的烟火气息，把粗糙的时光雕琢出温润的质感。母亲口中“同心同向，匀速着力”的要诀，起初不过是为了让豆浆更加细腻、汤圆更加软糯。多年之后，当我自己开始操持一个家时，才猛然惊觉，她分明是借着磨面和阅历，向我们传授最质朴的生活哲理。或许她自己都未曾意识到，一家人的日子，不正是心贴心，朝着同一个期望，不紧不慢地走成一个圆满的圆吗？

不知过了多少年，老灶屋年久失修，被拆除了。那台石磨也分散在屋基上。我们几姊妹由于工作原因，也陆续离开了老宅。

如今，超市里汤圆粉、豆腐、芭谷面、红苕粉……一切都是现成的，方便极了。可每到年关，心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，空落落的。我终于明白，失去的不只是石磨这一旧物件，更是全家人共同“酿造”温暖的过程，那份需要合力推动的目标，需要耐心等待的醇厚，石磨悠悠转动间积攒的温暖与期许，是再先进的机器也难替代的人间烟火。

石磨声渐行渐远，有些东西却沉淀了下来。那同心转动的节奏，早已被时间细细碾磨，匀匀地嵌进我生命的年轮里。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叮嘱仿佛还在耳边：“慢一些，稳一些，力气使到一处去……”

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年味从来不在桌上那些佳肴珍馐里。它早就被那扇沉默的石磨，连同冬日的呵气、交错的手臂、相视时眼底的光，一起磨进了我们生命的肌理之中。

愈久，愈见厚重；愈陈，愈有回甘。

# 回家过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

还跟了一个大笑脸。松娃子早出晚归，有时加班到凌晨。他晓得小清苦，但老家的岗位少，工资更低。每次回家，他都尽量做家务、看孩子，让小清休息，以此来弥补他常年不在家的缺憾。

小清望着松娃子私信里的大笑脸，思绪却早已回到了云南老家。她想起了屋后的那排绿箭一样的竹林，想起了昏黄灯光下父母亲忙碌的身影……“叮铃铃，叮铃铃！”是松娃子的电话，这天他们聊了很久，最终把回云南的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六。

回家的日子，总是令人期盼。或许是兴奋，或许是近乡情怯，小清时常在半夜醒来，就睡不着了。腊月二十五，松娃子从蓉城回到了小镇，给岳父岳母买了牛肉干等本地特产，只等次日下午坐高铁出发。

吃过晚饭，一家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小清突然捂着肚子“哎哟”叫了一声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。松娃子就在小清身旁，赶紧抓住小清的手问：“小清，你啷个了？”“疼……疼”松娃子预感问题严重，来不及换睡衣，背起小清就出了门。去镇卫生院一检查说是肠胃炎，输几天液就行了。小清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瓶中的水一点点往下滴，心里很难受，盼了这么久回家过年又泡了汤。

腊月二十九，小镇到处都在放鞭炮。大婶一大早在厨房忙碌，蒸猪头、猪尾，松娃子更是凌晨5点就出门了，说去办件重要的事。清晨8点多，小孩还在睡梦里，小清躺在床上休息。楼道里响起了脚步声，还有几个人的说话声，有一个人的声音尖

细，她感觉很熟悉。

门铃突然响起来，大婶打开门，一阵风带着一串尖细的噪音飘进客厅：“亲家母，还在忙呀？”“哈哈，是哪阵风把你们吹来了？”“小清，快出来，看哪个来了？”小清只穿着袜子从卧室跑出来，那一刻，她的嘴唇哆嗦，因为激动，脑子出现了短暂的空白。她像根木头一样立在卧室到客厅的通道上，忘记了喊爸妈，只是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。母亲三步并作两步，将小清拥入怀抱。

“都当妈了，还像个娃。”父亲的声音把她唤回到现实，她掐了一下自己又问：“妈，这是真的吗？”“是的！”小清抬起头，揉了揉蒙眬的双眼，看见父亲正慈祥地望着她，只是两鬓的白发像针刺一样让她生疼。

“小清，大过年的，莫哭了。晓不得的人，还以为我们欺负你呢？”大婶心疼儿媳妇，不愿她伤心。“嗯，妈，我不哭了，只是太高兴了！”小清用衣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一手牵着父亲，一手牵着母亲，坐到了沙发上。

“只要家人在一起，不一定非要你回家，我们过来也是一样嘛，年在哪里过不是过？”父亲接过小清的话说道。

“爸爸，小时候的年我都是与你们一起过。自从我成家后，就再没回家过年，总感觉这年没有你们，心里不踏实。”“小清，松娃子对你好呀！她晓得你的心事后，立马打电话喊我们来过年。”小清这才看了看一旁头发凌乱的松娃子。“你是大人了，要学会过日子，钱多有多的用法，钱少也有少的用法。”原来松娃子见回不成云南，立刻打电话联系岳父岳母，让他们到小镇来过年，还瞒着小清想给她一个惊喜……

远嫁、远离，自古以来都是为人父母的痛，但只要子女过得好，他们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思念。然而，随着父母亲逐渐变老，回家过年，去谁家过，一度让很多人也为难。

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。”这是挂在小镇入口的宣传标语。然而对于小清来说，远在云南的娘家只能在梦里，在绵长的乡愁里。掐指一算，她已有10年没回家过年了。

小清看上去很腼腆，戴一副圆圆的眼镜，肤色白里透红。她是松娃子的媳妇，松娃子是黄葛树梁大叔家的独苗。他们是大学同学，毕业第二年就回小镇结了婚。婚后不久，小清有了身孕留在了小镇，松娃子去蓉城打工养家。

小清至今还记得10年前的腊月，她初到小镇时的情景。那年她才24岁，刚参加工作两年。“今年回我的老家过年吧？”小清站在场口旁的黄葛树下，仰着头望着挂在两个路灯间的红底黄字横幅，给松娃子发微信。小清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也是留心生活的人，她喜欢在夜深人静时，坐在书桌前写些文字，抒发思乡之情。离开故乡10年，每逢佳节，思念就像一种病一样缠绕着她，让她喘不过气。

松娃子在蓉城干软件工作，工资不高不低，但除了生活开销、租房外，也剩不了多少寄回家。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时常为了钱不够用争吵。回家过年一直都在计划里，他们也一直在等，等有时间了，挣大钱了再回家。这期间，两个女儿先后出生，梁大叔患癌离世。

“好呀！”松娃子的微信发了过来，后面

2026年2月13日  
星期五  
主编 胡敏  
责编 黎伟  
视觉 张超  
校审 王志洪 黄颖